H. H. MU CHINESE LIBRARY

#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一

吳山俞允諧汝欽閱

## 雜著

### 幼儀雜箴二十首 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

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于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修之事也

##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歙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可當一卷胎息經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意。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亾有家有國尚愼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愼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祗而人之隨狗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旣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絶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巳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顔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巳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顔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修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

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已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

##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 與

有以處已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好○讀書○法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馳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羞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且莫學世人

四箴

## 父子箴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
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 夫婦箴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
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 兄弟箴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最中病根）
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後同氣婦言慎勿聽（要緊）

## 朋友箴

朋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

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亾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亾而爲之備而其亾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

方鎭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
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
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
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
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
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已之子哉乃工
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
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
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亾國而天下不忍遽亾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亾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

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内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

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特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

不當以筆刀吏目之矣

爲君子雖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亾。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旣損益

一代之典皆參繼之則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者
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
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
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
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
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疏略而亂於過爲之
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疏略者爲愚而不知疏略者爲
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
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慮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梃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梃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未嘗自恃其勇而驕

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
要而心嘗欿然孶辭不出於口怵色不形於面以旁
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
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
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
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耻聞
過耻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
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
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潜移於下

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為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為壅蔽彼固以為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為計之愚適為姦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為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為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為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大過而亂以為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屬之以職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

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爲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爲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爲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爲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群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揆天下之勸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

萬物自備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聰察則不然以爲群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由已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凶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斵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

其人猶轡而不以繩斲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 深慮論十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

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
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
爲而化而執鞭策日待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
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
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爲爾故以驥待馬
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
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
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諫直諍者有好名而
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

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

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眞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八方正學文集

# 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二

吳山俞允諧汝欽閱

##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遼乎無爲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于已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刺亭）不獲盡其所欲爲是君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

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為群臣莫已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為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兌戈番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為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為大禍者也况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為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

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正不消）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别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勤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文政教作禮樂

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及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

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
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
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
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
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
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率怠而不修賦稅之
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教政之不舉禮樂
之不修弱强貪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
○可○乎○不○可○乎○
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

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吾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使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獨不畏乎天耶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為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為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絶之耶奚為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

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未路動之以思爲迷昧人說

##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競然有自重

知耻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為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為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為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

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
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
中窾
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耻而畏避之矣得其
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
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
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民之
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
於法令之外趍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
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吾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纁冠素組玄冠素武與坐之嘉石而晝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於司寇。其心違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

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下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

矣示其怒者雖异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
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
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
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木其愧於刑及其身耻爲醉
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
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
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絜稱者歸
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异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
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

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任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誅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内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巳其俗素巳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于商之

衰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
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
之惟其如此故能至于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
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蚑合以詣言邪說
咽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
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
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
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
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踈禁濶四百年之基用

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睹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恥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于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

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
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而
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
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
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
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
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祭用
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
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

壞以至於今譬如弊鍾漏鏄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七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

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

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

古人但說雖令不從今乃至此耶

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

畀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必
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
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
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
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群指而笑之而其人
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
窮苦割剝刺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
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
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妄詐

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冐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吊者塡其戶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况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

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

之制令周之制亦有行乎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可褒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

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中有愬到語末泥古甚

##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

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狥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

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是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愛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方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其心恆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

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訾爵祿爲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于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可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

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卑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淸言横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

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與國殺虐其人民棄蔑其宗廟故西

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慽其譖已。是徵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恠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邗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

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

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葢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恠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

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智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群臣以禮瘞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

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至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菹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恠者之戒

##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詰。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

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

也怨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于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慽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亟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一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

康王基之

##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術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流毒餘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

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怠生於宦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 讀陳仝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仝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仝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竪嗚呼仝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仝

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可憐可恨）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全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全甫者

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恠乎。世之相遠三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仝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 曹參　大是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遠矣。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

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遽驕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酗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

謂知治亂之本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
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
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
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
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
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
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
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
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

漢苟無佴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